

大美春天

□史飞翔

“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着，只待新雷第一声。”清末改革家张维屏的这首诗不仅极好地描写了早春，更重要的在于，它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大自然的规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

春天总是以她轻盈、优雅的步伐，于无知觉中来到人间。春风春雨喜煞人，春花春草惹人怜。河堤旁，烟雨笼罩下的那一棵棵柳树在雨水的冲刷下分外妖娆。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歌中的一道靓丽的风景。“杨柳依依”、“柳条含绿”、“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正黄半未匀”、“一树春风千万枝，嫩如金色软于丝”、“弱柳千条杏一枝，半含春雨半垂丝”、“袅袅古堤边，青青一树烟”、“碧玉妆成一树

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仅如此，柳还多用来形容女子之美好，如：“朱颜如花腰似柳”。赏柳须得是早春或稍后，那一片鹅黄、袅袅婷婷。

文学史上对春天感受最深、描写最有力的两个人要数唐后主李煜和南宋女词人李清照了。李煜关于春的那些词，字字含血，句句凝泪，以至于连尼采都说“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暝夜亭皋闲信步，乍过清明，渐觉伤春暮；数点雨声风约住，朦胧澹月云来去。桃李依依春暗度，谁在秋千，笑里轻轻语。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春花秋月

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特别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一句，那包含着怎样的命运遭际和人生况味？

至于李清照笔下的春那就更感伤了。“风定落花深，帘外拥红堆雪。长记海棠开后，正是伤春时节。酒阑歌罢玉尊空，青缸暗明灭。魂梦不堪幽怨，更一声啼鴂。”“鬻子伤春慵更梳，晚风庭院落梅初，淡云来往月疏疏，玉鸭薰炉闲瑞脑，朱樱斗帐掩流苏，通犀还解辟寒无。”“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

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在李清照所有有关春的那些词作中，最著名的要数那首《如梦令》的小令了：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首词很短，总共不过三十三字，但它却通过生活中一个极其普通的细节，反映了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用语平白浅近，意境含蓄深厚，具有“弦外音，味外味”。据刘逸生《宋词小札》记载，李清照写作此词的背景是“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由此可见这首词的感伤情怀，既有爱花惜春的遗憾，又有红颜易老的伤感，更有惜别怀人的烦闷，几股愁思扭结，于“短幅中藏有无数曲折”。

春无疑是美的，但春也极易引发人的感伤。生命中流逝最快的总是那些最美丽的风景。时下人们因为生活的紧迫，心灵已变得日益粗糙，很难再感受到春的气息以及由此而带来的那份内心的欣喜和欢快，等到意识到春天的时候，春已行将离去。



石潭崇头村风光

谢成龙 摄

废 害（小小说）

□杨勤华

他每天都要骑着那辆半旧的三轮车绕村串户地收购废品，村庄很大靠近一座大型国有大型矿山，村庄里的不少户人家就在矿里上班，亦工亦农家家户户的日子过得都挺殷实。只要出门，他就不愁收不到废品。村庄和矿区都是他的“地盘”，他最喜欢去矿居民区收购废品，那里住着本矿职工和家属，还住着驻矿单位的单身职工，收购的废旧品“含金量”高，能卖出好价钱。整个矿区和周边村庄没有人不认识他的，大家都叫他“管包收”。

说起“管包收”这个绰号，还有一段来历，他刚干废品收购那会儿，村庄里有三四个“同行”与他“竞争”，就这么大一块地方，几个人共同分这一块蛋糕，大家都吃不好。他便动起了脑子，首先将收购价格抬高起来，别人废报纸收二毛钱一斤，他收四毛；别人废铁收一块钱一斤，他收一块五。只要是废旧品，他都包收，别人看不上的破石棉瓦、丢弃的废尼龙袋什么的，几乎无利润可赚，他也照收不误。更有胆大的从矿里偷出来的废铜线、废电机什么的，问他敢不敢收？他一挥手，道：“你敢卖，我就敢收。”虽然为此曾挨过派出所的罚，但他偷偷照收不误。因为他姓管，大家便送了他一个“管包收”的外号。此后，废旧品生意几乎被他一人独抢了去。

有一天，另外几个收废品的拦住他问：“不挣钱的买卖，你图什么？”他不屑地道：“图开心！你们有本事就这么收。”人家拿他没法子，就这么的坚持了一年，个个都偃旗息鼓了，只留下他一个人继续干这一行。不过，这一年他也确实是白忙活了，老婆骂他“儿子马上就要高考，你不挣钱，反倒败家。”他拿眼瞪着妻子，道：“头发长见识短，你懂个屁。”

第二年，儿子考上了大学，他的收购废旧品生意开始好转并逐渐的风生水起，家里的日子不再紧巴巴的一天比一天地好了起来，没过三年，就将老瓦房翻建成了新楼房，小日子过得甚

至比那些在矿里和附近厂里打工的人家还要富裕。他最看不惯那些在矿里上班的人，一边拿着高工资，一边还对矿里牢骚满腹。他打内心感谢矿山，如果这里没有开矿，自己家的日子根本不过上这么好，他常劝招工到矿里的弟弟要知足，上班就好好干，不要同领导拧着来。

这些年，他的生意越做越红火，在周边也成了不大不小的名人，最主要的还是做出了“门道”，比如：不少在矿里上班的人的工作服、胶靴、手套、防尘口罩等劳保用品，人家用不完就送到他这里来换两个钱。还有的人将按期发放的老虎钳、起子、电笔什么的也拿来换钱。他采用低价进，高价倒手的办法，总能赚到不少的利润。

转眼之间，他的儿子大学毕业，由于学的是采矿专业，招聘到矿里上班，不久就当上了技术员。上班后的儿子不再像过去那么听话，常常劝他不要再收人家的劳保用品，电工工具什么的，说“那些东西收的是在害人。”他不理解儿子的话，这些东西最赚钱，自己既不偷，更不抢，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也不犯法，为什么不能收？害的哪门子人？那天晚饭时，儿子又劝他宁愿少挣点钱，也不要再收劳保用品这类东西了。他借着酒劲一下子发起了火，骂道：“老子收了这么多年，还用得着你来教训？不收人家更是浪费。”儿子无奈，重复道：“你收的那些东西真的会害人的。”“害人？”他觉得儿子上了几天班后学会了故弄玄虚，教训道：“不要以为你上班了就翘尾巴了，老子比你懂得多。那些人家不要的玩意，我一分不少的给钱收去，能害谁？”儿子还要同他解释和理论，他将酒杯一摔，道：“少跟老子来这一套，老子挣钱还不是将来为了你找老婆和在城里买房子，我这是犯贱，要你来教训我？”儿子知道他的脾气上来了，再说只会吵架，索性闭了嘴。

上了两年班后的儿子谈了一个女朋友，是矿里机电车间的一名维修工，女孩子长得漂亮，嘴又甜，他们夫妇俩都非常满意。女孩还是一个“矿二代”，她的父亲也是一名老电工，同他是认识的，经常将

自家的废旧物品卖给他。想着自己是个农民，儿子争气找了一个矿工的女儿做对象，他感觉自己脸上很光彩，干起废品收购来更有劲头了。他憧憬着将来儿子结了婚，再给他生一个漂亮可爱的大孙子，到时候自己家的矿历史上的弟弟要知足，上班就好好干，是多么开心幸福的事情呀。

他每天快乐地憧憬着美好的明天，为儿子在市里买了一套100个平方的商品房。就在儿子和对象打了结婚证，再过一个月待新房装修完毕就要举办婚礼的时候，儿媳却出事了，那一天儿媳当班，带着同事去抢修线路，由于老虎钳绝缘效果差，儿媳被电击中了，幸而旁边的同事及时断掉了电源。纵然如此，右手也被电流严重击伤，整个人从梯子上摔了下来昏迷不醒。

听到这个消息，他和妻子立马赶到了医院，此时，儿媳还在重症病房进行抢救，儿媳的父母也已经赶来了，正在一个劲地抹着泪絮叨。儿子从病房里走出来一脸的泪痕，见了他和岳父根本不理睬。起先他和亲家还只当儿子是由于突如其来的打击无暇顾及到他们，可是，当他俩的眼神同儿子对视时，儿子眼睛里充满了怒火似乎要冒出来。两个亲家彼此互相对视了一眼，都有些莫名其妙了。于是，他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脱……离危险……了么？”儿子的火一下子被点燃了，拿手指着他同亲家道：“都是你们干的好事，你们说，我一想不想你们假情假意的。”他同亲家不明白儿子为什么要冲他们发这么大的火，亲家不满地道：“我们做错了什么？哪里假情假意了？我的女儿我比你还心疼。”“你心疼？你就不会见钱眼开把新老虎钳卖掉，让你女儿用旧的。”儿子质问道。亲家这回听明白了，像泄了气的皮球两腿瘫软地蹲了下去，嘴里嗫嚅着，道：“我……对不住女儿，对不住……你爸……他也有责任，他如果早不收购，我也卖不掉。”

儿子咬紧牙关转过脸悲愤地面对着他，眼泪再次在脸上漫开。望着儿子悲痛欲绝的样子，他的心也在一阵阵的揪疼，他想辩解两句，脸上却热辣辣的发烫，嗓子眼更是一阵阵的发哽说不出话来……

波涛滚滚的长江奔腾不息，郁郁葱葱的青山连绵不断。就在这高山和大江之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出现了一处取名为扫把沟的地方。听上辈们说，扫把沟位于长江铜陵段一条夹江之畔，因其形状像一条“扫把”而得名。这里也是我的出生地。

岁月向远方遁去。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扫把沟的位置就是今天滨江大道中下富强新村一带，这也可以说是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期。两排房子有几里路长，各种字号的商店门面依次排列，中间地带是菜市场。每天清晨，自己记忆中依然清晰的富家的肉店，黄家的豆腐店，吴家的油条店，李家的布匹杂货店都是早早开门，笑迎八方宾客。那中间地带的摊位不少都是渔家人，他们叫卖的可都是从长江捕捞的江鱼，活蹦乱跳，大小不等，除了各色的鱼还有虾子、螃蟹、河豚和今天市场上销声匿迹的鲟鱼；另外对面江心洲上的菜农们也挑来各种应时蔬菜，青翠欲滴，品种不一。那些从附近大山里挑过来的一捆捆山柴排成一溜，柴夫们高嗓吆喝，买柴人讨价还价，这时候的菜场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犹如一幅本地版的“清明上河图”。而每到中午和晚上，那灯光闪烁的“一品香酒楼”“杨记老字号饭店”更是高朋满座。上辈们告诉我，那时扫把沟虽然地方不大，但也有好几千号人，喧嚣的大街上各种商店、理发店、洗澡堂、灯笼店等都是招牌高挂一应俱全。正是当时扫把沟的“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兴旺场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后来这里正式建镇时便取名为兴隆镇。而那时自己不过是四五岁的小毛孩，每逢过年，穿新衣贴春联，大年三十和小伙伴们拖着兔子灯笼比赛的趣事至今还若隐若现。

在扫把沟这片茅草屋的袅袅炊烟中，在父辈们高亢激昂的码头号子声中，自己慢慢长大。我记得，父亲向我讲述了解放前这里曾经驻扎过不少日本鬼子以及他们疯狂抢夺铜官山铜矿的故事；多少年后自己通过史料获得了真实记载。1940年，以一个名叫强田厚太郎为头目的一伙日军在扫把沟圈地300多亩，修建了办公室、宿舍、营房、厂房等。在江边建起一座简易木栈桥码头，主要用于装运矿石上船。还修建了从扫把沟至铜官山矿山的铁道，全长9公里。他们目的是通过这条铁路把矿山和码头连接起来，以便把矿石运到码头装船。1943

悠悠岁月扫把沟

□杨信友

那时发电厂灯光球场上人声鼎沸的比赛，大礼堂里每周末摩肩接踵的看电影，国营百货公司里琳琅满目的各种商品，江边粮站里堆积如山的面粉大米，都会引起曾在

这里居住过人的津津乐道。不过，说起扫把沟有一处不能不说，那就是这片烟波浩渺的无名湖。每逢夏天，湖边有捣衣声伴着浣衣人的笑语，湖中有荷花绽放清香袭人，成片菱菜青葱翠绿；湖中小岛上，青草茂盛白鹭飞翔，女人家常欢声笑语地划着小舟采摘菱菜，太阳不落人不回。真的如宋代诗人徐元杰《湖上》所写“花开红树乱莺啼，草长平湖白鹭飞，风日晴和人意好，夕阳箫鼓几船归。”

日月更迭，万物瞬迁。今天，在又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我再次来到扫把沟的老地方走走看看，倏地心潮澎湃，难以平静。过去自己家居住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宅子变成了一条宽敞的龙门大道，高高的路灯整齐排列，汽车可以不分昼夜由市区主干道直通码头货场，过去的好多荒山野岭已经变成了连片的高大厂房，听说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工业园区。让人振奋的是，那些成百上千家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的本地居民，在棚户区改造进程中一批又一批地乔迁到市里各处新楼房，几代人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

南朝才子谢灵运

□陶 毓

和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有关的历史典故特别多，“才高八斗”这个成语是他夸别人夸出来的；“临川之笔”这个词语是别人夸他夸出来的；他发明的专业登山鞋“谢公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鞋类驰名商标，成为古代国人数百年内登山专用旅游鞋；龙井茶大家都知道吧？杭州最有名的地方特产，第一棵龙井茶树就是谢灵运带到杭州去的，可以说，没有谢灵运，就没有龙井茶；而没有龙井茶，杭州将会比现在寡味多少倍！所以，杭州人最应该感谢谢灵运。

在中国历史上，不光谢灵运是名人，他所在的整个谢氏家族都名流遍地，谢安、谢玄、谢眺这些历史名人都是他的亲属。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淝水之战”主力——“北府军”的创建者谢玄是谢灵运的亲爷爷，他爷爷可真是有点本事的大爷，战场前线成功变拐，愣是在淝水把苻坚的几十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谢灵运的妈妈也很有家世，大书法家王羲之外孙女，算起来，谢灵运是王羲之的重外孙，瞧这名人，都跑一家去了，中国古代典型的门当户对的开亲模式。

所以，按现在的说法，谢灵运是个有钱、有才、有背景的“三有”精英男。但有钱和有背景神马的，其实都是浮云，不是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吗？家里钱再多，也会有败光的一天；所谓的“背景”就更靠不住了。铁打的官场流水的官，没有永远的权贵，否则的话，也就不会有“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般更迭替换。唯有才华才是永恒，而谢灵运正是具备这种永恒品质的才子。史书对他的出众才华给予高度评价：“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东晋全国一致公认，谢灵运文章写得最好，没一个人能跟他相比，才气第一。

谢灵运没有辜负自己的学富五车，他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最终成为诗歌史上划时代的大学级人物，他是第一个以山水风景入诗，将自然风光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先锋诗人，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诗歌流派——山水诗派。

在这方面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者，没有才华实力作为支撑是无法做到的。谢灵运早年所处的时代正是魏晋超级盛行的玄言诗一统天下。所谓玄言诗，简单讲就是以阐释老庄哲学和佛教玄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这种诗歌产品是两晋时代的典型文化特产，当时社会动乱不堪，政治环境险恶，创作环境极为糟糕，诗歌题材都不敢触及社会现实，因为一旦越过雷池，就会遭受军阀武夫统治者的残酷迫害，所以，两晋的诗人中没几个硬骨头的，大家都王顾左右而言他，写些“今

年后，日军还着手兴建一座日处理600吨的选矿厂和一座四千瓦的发电厂。就这样，日军通过扫把沟码头，把掠夺的铜铁矿石用火车运到江边，再装上木船用拖轮运走；矿石全部运到芜湖后中转到日本，共计运出铜铁矿石两万余吨。

父亲给我讲故事的时候，自己已经上小学。由于当时这一带仅有一所小学叫兴隆小学，地点却在冶炼厂。每天放学回家为了抄近路，我们都会从电厂后门登上山坡小路，都能看到铁路边和其他位置的好几座碉堡，那2栋日寇建造的宿舍和好几栋房屋里的军营（这时都已经成为发电厂的办公室、卫生所、保健食堂和职工宿舍）。时至今日，扫把沟仍然残存着碉堡、营房和宿舍等遗迹，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日寇当年侵华最有力的证据。

时光如白驹过隙。到了六十年代初，由于铜陵经济建设驶上大跃进的快车道，发电厂、运输部和港务局三家单位机关齐聚这里，扫把沟再度呈现辉煌的态势。

那时发电厂灯光球场上人声鼎沸的比赛，大礼堂里每周末摩肩接踵的看电影，国营百货公司里琳琅满目的各种商品，江边粮站里堆积如山的面粉大米，都会引起曾在

这里居住过人的津津乐道。不过，说起扫把沟有一处不能不说，那就是这片烟波浩渺的无名湖。每逢夏天，湖边有捣衣声伴着浣衣人的笑语，湖中有荷花绽放清香袭人，成片菱菜青葱翠绿；湖中小岛上，青草茂盛白鹭飞翔，女人家常欢声笑语地划着小舟采摘菱菜，太阳不落人不回。真的如宋代诗人徐元杰《湖上》所写“花开红树乱莺啼，草长平湖白鹭飞，风日晴和人意好，夕阳箫鼓几船归。”

日月更迭，万物瞬迁。今天，在又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我再次来到扫把沟的老地方走走看看，倏地心潮澎湃，难以平静。过去自己家居住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宅子变成了一条宽敞的龙门大道，高高的路灯整齐排列，汽车可以不分昼夜由市区主干道直通码头货场，过去的好多荒山野岭已经变成了连片的高大厂房，听说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工业园区。让人振奋的是，那些成百上千家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的本地居民，在棚户区改造进程中一批又一批地乔迁到市里各处新楼房，几代人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

天天气哈哈哈”之类的诗作。玄言诗就是这种大背景下的产物。我不写“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也不写“我劝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我就写写“菩萨彩灵和，杳然因化生”；就写写“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写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没危险，都是老子、庄子和佛教这些逃避现实的内容。所以这种诗特别晦涩难懂，淡乎寡味，一首诗中好多处老庄佛学典故，现在读起来老费劲了，没相当的专业功底，根本看不懂，不像后来的唐诗宋词那般朗朗上口。

正是谢灵运的横空出世打破了当时诗坛的沉闷之风，他别具心裁地将山水自然风光引入诗歌，将自然山水之美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来歌咏，这在他之前是没有过的。之前的《诗经》《楚辞》里虽偶尔也有自然风光描写，但那些描写只是一种“比兴”手法，从来都只是一种绿叶的点缀。

到谢灵运手上时，自然山水风光才终于在诗歌中从配角转为主角，经过谢灵运和谢眺等人的大力推广后，山水诗最终取代了玄言诗，谢灵运也因此成为中国山水诗歌第一人，后世比他名气大的王维、孟浩然等山水诗派的代表人物都可以说是他的徒子徒孙。自南朝以后的中国古代所有重要诗人，几乎每一个诗人都曾经创作过大量山水诗歌。喜欢描写自然风光的李白、杜甫等诗界巨匠也都对这位山水诗歌的祖宗推崇备至，把他当作偶像人物。尤其是喜欢到处游历的李白，每到谢灵运曾经光顾过的景点，总要心潮澎湃地感慨一番：“谢公入彭蠡，因此游松门。”“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声”。这些诗作表明，李白也喜欢追到，而且还是谢灵运的铁杆粉丝。因为谢灵运游览过鄱阳湖，所以他才决定一定要到鄱阳湖附近的松门山上去游览一番；在险峻的天姥山上，这位攀登得比猴子还累的大诗人也没忘记遥想谢灵运当年登山投宿的历史画面。

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派，不仅拓展了诗歌题材领域，对中国的旅游业繁荣发展真是起到了相当的推动作用，很多诗人都看了他的那些语言优美、意境悠远的山水诗而喜欢上了徒步旅游，并且一路旅游，一路写诗，由此造就了无数知名景点：没有张继就没有寒山寺；没有杜牧就没有杏花村；没有李白就没有桃花潭；没有范仲淹就没有岳阳楼……

就凭这功绩，国家旅游局若授予谢灵运一个“名誉旅游大使”称号，他应受之无愧。